溝洫疆理小記

溝洫疆理小記　程瑤田著　通藝錄六

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

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甽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甽橫甽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廿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

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竝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
上必有涂焉按𡿨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
畝𡿨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
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
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緜如屋然（三夫三百𡿨如屋霤一遂其納之如承霤但以一木行水也）但
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𡿨水此所
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
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
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
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有溝通于澮也）不嫌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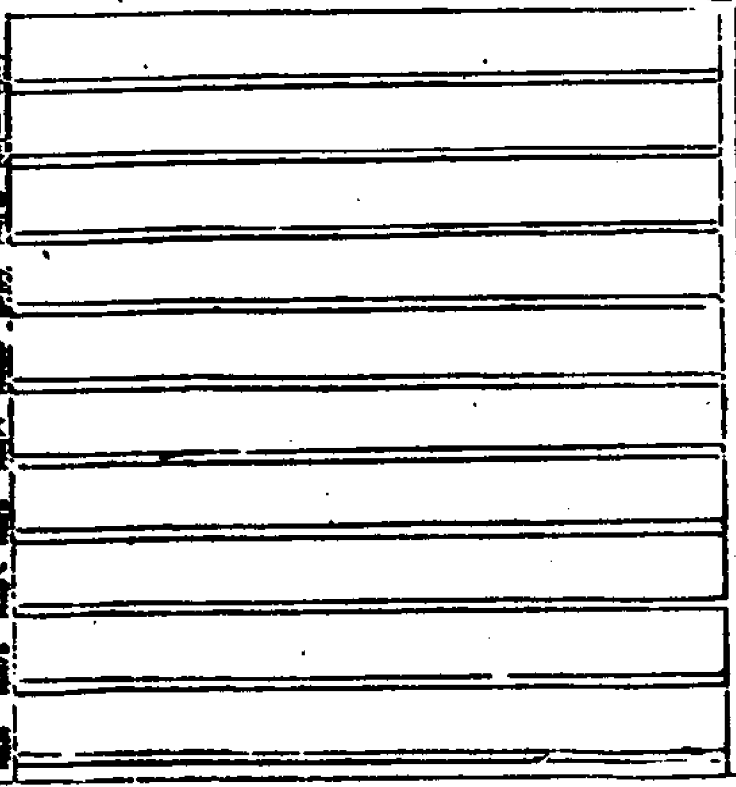
閒之稱涸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畎水者也不受畎水者方爲井閒之溝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司馬法云十成爲終言有洫通于澮而終也終通互相足通爲小終也同成亦互相足成爲小同也同爲大成也亦不嫌成閒之稱涸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不受遂水者方爲成閒之洫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閒爲兩夫之閒人所共知遙相疏證辨或析疑舊聞胥互咎安辭哉是故萬井

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閒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

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横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賈氏亦主一澮達川三夫同遂於猶間字未誤解也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間之遂同其實而横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間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强以屋間之遂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洫以成間之洫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按遂人匠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間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間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

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間二百夫之間二千夫之間二萬夫之間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洫同間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間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間難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間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

遂人一夫百畝畎遂溝之圖以南畝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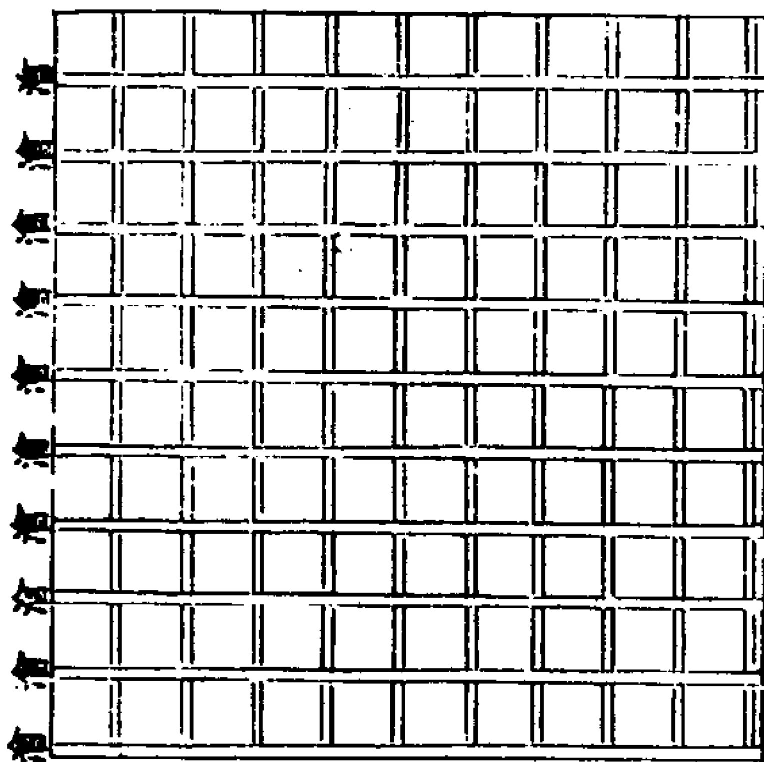
此一夫百畝中容百畎也以圖中難盡百畎故但作十畎以例之

遂人遂溝洫澮之圖

中容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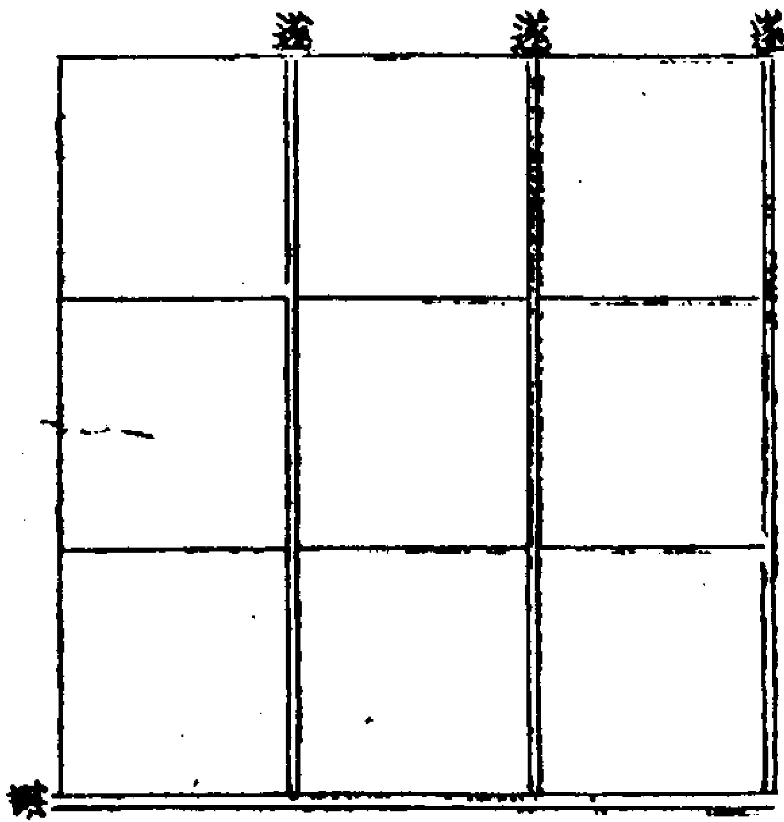
每方空中容前圖夫百畝也此圖見十夫共一溝之法又見百夫共一洫之法

遂人洫澮川之圖 中容萬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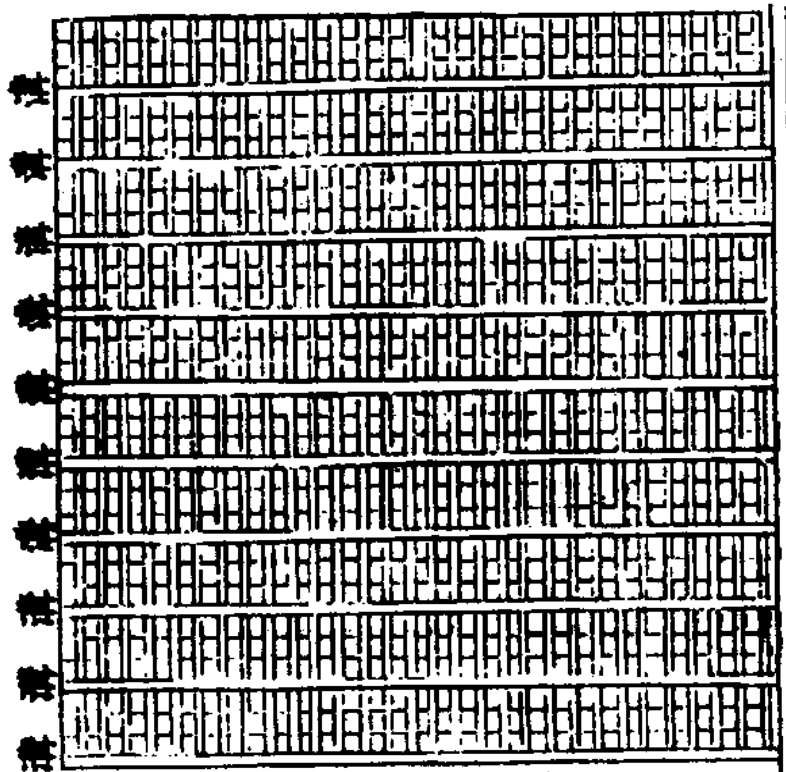
每方空中容前圖百夫者也此圖見千夫共一澮之法

匠人九夫爲井遂溝之圖 以南畝圖之



此九夫同井也見夫三爲屋屋共一遂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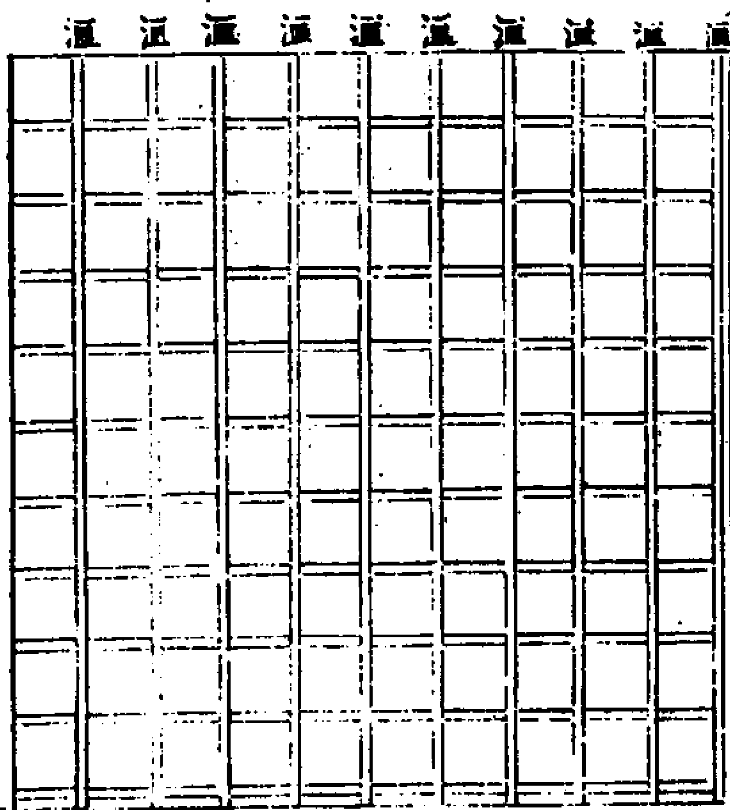
匠人遂溝洫之圖 中積百井一成之用



此圖見十井其一溝之法

匠人溝洫澮川之圖

中積萬井之田



此圖見十成其一洫之法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

井田溝洫名義記

余既考定匠人爲溝洫之制乃復取鄭氏注小司徒職所引司馬法之文而讀之然後歎聖人立法之精其命名爲不苟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爲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畎水象屋霤之垂於檐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爲同同大成也

一澮上承洫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畎之水不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爲弗可易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く畎二く爲巜澮衆巜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瀹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夫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畎者名之以遂何也慮

其蓄而朔暢也故遂之曷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横乃見交暢之義溝冓也縱横之説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皿以洫承溝謂是皿屬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

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卽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既疏九河又瀹漯川此何故哉觀其盡力於溝洫可想見神禹之用心矣

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尚書大傳溝瀆雍過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此皆溝洫爲除水害之證

遂人匠人溝洫形體記

遂人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東西之閒也而匠人之遂在屋閒屋閒亦東西之閒蓋南畝甽橫遂之長短雖不同其受東流之甽水則同也屋閒爲東西則其南北之閒但疆之以別夫賈氏所謂夫閒無遂是也鄭氏注匠人田首之遂爲夫閒小溝承用遂人之文非有誤也以井閒可通十井命之則夫閒亦可通三夫命之然是記脩辭之法恐人誤以兩遂之形體爲同其實故別之曰田首而不名夫閒又井田有夫三爲屋之名其遂實在屋閒則夫閒之名移之三夫南北疆別之處適符其實

此賈氏命井中無遂者爲夫閒亦因事立名也但拘於遂人南畝遂縱以縱者爲夫閒今圖匠人亦必謂夫閒之縱者無遂而易其遂縱者爲遂橫夫遂橫則畎必縱而爲東畝矣後人南畝東畝每致互譌蓋由賈氏此圖滋之惑也然以賈氏匠人東畝之圖與鄭氏遂人南畝之圖互較之則二法形體之異同益明鄭圖遂人夫閒遂縱賈圖匠人夫閒無遂者縱也遂人十夫溝橫匠人三夫遂橫也遂人百夫洫縱匠人井閒之溝溝連十井者縱也遂人千夫澮橫匠人成閒之洫洫連十成者橫也遂人萬夫川縱鄭圖川周其外者誤匠人同閒專達於川之澮縱

也是故匠人以一澮納萬井中之十洫視遂人以一川納萬夫中之十澮匠人十洫每洫納千井中之百溝視遂人十澮每澮納千夫中之十洫匠人千井中之百溝每溝納十井中之三十遂視遂人千夫中之十洫每洫納百夫中之十溝匠人十井中之三十遂每遂納三夫中之三百畎視遂人百夫中之十溝每溝納十夫中之十遂相較而遞相升降者一等蓋以賈氏匠人東畝之圖其縱者起於畎鄭氏遂人南畝之圖其縱者起於遂故其始也匠人以畎配遂人之遂而其終也匠人以澮配遂人之川其始也遂人之畎獨橫爲之而無所配其

終也匠人之川亦獨橫焉而無所配矣然其所以不能相同之故則以匠人井閒之溝直連十井至成閒之洫亦準之而連十成遂人之溝自一夫連及十夫至百夫之洫則止於百夫不準之而連及千夫故遂人百夫有洫千夫則有澮不若匠人百井此洫千井亦猶是此洫至於萬井始以一澮上承十洫而下專達於川而遂人萬夫乃以一川上承十澮二法澮數相懸遂至於十倍此遂人匠人溝洫形體之大致而鄭賈二氏之圖可互證者如此

溝洫縱橫相承無奇數說

遂人之制九澮而川周其外其說始於鄭氏之誤而學其誤者至謂洫溝以上皆以一承九不知鄭氏於澮乃變法以求其通致有九澮之誤未嘗言澮之承洫洫之數亦爲九洫之承溝溝之數亦爲九也嘗試言之遂人夫閒有遂遂承百畞也十夫有溝溝承十遂也若止九遂則南畞遂縱南流於溝其最東一夫無遂無遂可也而此一夫之畞不東流入於洫乎百夫有洫洫承十溝也若止九溝則溝橫東流於洫其最南十夫無溝無溝亦可也而此十夫之遂不南流入於澮乎千夫有澮澮

承十洫也若止九洫則洫縱南流於澮其最東百夫無洫無洫亦無不可也而此百夫之溝不東流入於川乎萬夫有川川承十澮也若止九澮則澮橫東流於川其最南之千夫無澮而鄭氏爲川以當之是此千夫之洫獨不入澮而入於其所設之川吾爲此說鄭氏九澮之誤見而後人遂溝洫澮皆以一承九之誤益見矣夫後人何以如此其誤也彼蓋爲圖於紙上見最東一夫斷不容有遂以與洫相竝最南十夫斷不容有溝以與澮相竝最東百夫斷不容有洫以與川相竝而遂不遑計及於畎之入洫遂之入澮溝之入川皆跨越兩重爲萬

萬不可者也又以其謬誤之說推而施於匠人之制破專達於川之記文而以九澮布於一同之中今卽就其說而言之用東甽法與賈氏同然賈氏亦主一澮言未嘗誤也其最東之十成無澮而納澮之川又在南勢必用鄭氏遂人川周其外之法而爲川於其東以納其最東之九十九洫且其最東十成成內每洫但承二十九溝有最東之三夫無溝其夫間東流之遂水亦必與其洫水竝入於東畔之川矣又此十成之中洫凡九十九其最南之十井無洫而有其南流之二十九溝其水不得由洫入澮乃至於川而直自達於川且其最南之十井每井有其最南之三夫夫皆有

南流之百畎而無最南之一遂是其百畎之水亦不得由遂而溝而洫而澮乃至於川而必與其二十九溝之水竝自達於川矣其他每成之中皆止二十九溝則自東十成之西凡九十成成皆有最東之十井井皆有最東之三夫三夫皆有其東流之二遂其水皆不得由溝入洫以至於澮而自入於澮矣夫井田之制備於一同安所盡得方一同之地而爲之即有田一成亦可施井牧之法而澮洫之制亦何必全備諸小水道亦何必不可自達於川然規其大致以立法則由畎而遂而溝而洫而澮而川必遞相承焉不可有所跨越以自破其例

余故詳說之以與世之治古文者共商之

匠人田首之遂不名屋閒說

遂人夫閒有遂而匠人則云田首謂之遂余謂變夫閒言田首者以其遂連三夫在屋閒不與遂人之遂同其實也然何以不名屋閒也曰恐破井閒成閒同閒諸名之例也澮之承洫也洫長一同以入之故澮得同閒之名洫之承溝也溝長一成以入之故洫得成閒之名溝之承遂也遂長一井以入之故溝得井閒之名而遂之承畎也畎長一夫以入之遂實在夫閒而不言夫閒者恐與遂人異實同名也然若直言屋閒則是以遂之長命之矣夫苟以其長命之則推之於溝溝長十井井十

為通不當據通以名溝乎推之於洫洫長十成十成為終不當據終以名洫乎又推之於澮設澮之上又連一同乃至山麓川之承澮也澮自山麓流入之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則澮之名又何以命之此所以匠人之遂旣避夫閒之名而又不得名之為屋閒也惟變言田首則遂之名猶是緣畎生義鄭氏注稻人遂田首對澮為田尾恐非命名本義按淮南本經訓置餘糧於畮首困學紀聞亦載子思子曰餘糧宿諸畮首可證田之首尾指百畮中言也旣不犯亦不悖實當時立法命名之精意於此知考工一記用配周禮五官恐非周末以後人所能假託為之者也

遂人溝洫澮川不以閒名夫說

匠人所謂田首謂之遂者蓋以畎之長爲一夫故南畝畎横其東爲一夫之首兩夫之田其閒置遂此遂人所以命遂爲夫閒也夫閒與田首義本相足匠人自夫以往遞更其名有屋井通成終同之異因其異名足以生義而氏之故有井閒成閒同閒諸稱也若遂人自夫而至於萬夫但舉其夫數而未嘗異其名是故遂之承畎也以畎之長命曰夫閒而溝之承遂也遂之長與畎同猶是一夫之長也故不得準其承遂者以閒命之而變其法因溝之長準其夫數以命之如是則溝曰十夫承

十遂也洫曰百夫承十溝也澮曰千夫承十洫也川曰萬夫承十澮也然雖與夫閒有遂相變而其遞承之義亦猶之遂承百畮然則夫閒之遂如準十夫以後諸名以命之亦可易之曰百畝有遂蓋畝百爲夫遂之承畮也東西度之則一夫遂之長也南北度之則百畝縱橫之義名之不可以相假也如此然則賈氏謂匠人夫閒無遂者語尚未安夫之云必順其田首而後命之曰夫閒然則鄭氏注匠人遂爲夫閒小溝者語非有誤但當識三夫之遂與一夫之遂爲不同其實故記人修辭之法必變言田首以避遂人夫閒之名也

遂人溝洫圖記圖不載書中

遂人溝洫南畝之圖一川上承十澮澮承十洫十澮百洫也洫承十溝百洫千溝也溝承十遂千溝萬遂也是故一夫百畝遂在夫間紅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十夫千畝而有溝墨圖之橫而東行者是也百夫萬畝而有洫青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千夫十萬畝而有澮朱圖之橫而東行者是也萬夫百萬畝而有川黃圖之縱而南行者是也川上有路澮上有道洫上有涂溝上有畛遂上有徑並圖以綠若夫遂承百畎畎橫而東行在百畝中不能圖者也圖成萬夫之田爲方三十三里又少

半里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斯圖亦見其梗概矣

匠人溝洫舉隅圖記 圖不載書中

匠人爲溝洫以南畝圖之井田之制備於一東南一隅蓋四而方一同者也東邊黃縱者川也川長無數一同之川視此倍之南邊朱橫者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兩山之閒故澮起於山麓一同之澮亦視此倍之介乎同閒所謂同閒有澮也中靑縱者五則洫也長連十成盡於一同百里故亦視此倍之數則倍五爲十介乎成閒所謂成閒有洫也洫中墨橫者二百五十是爲溝長連十井介乎井閒故曰井閒有溝四倍之則一同之溝數凡千也溝中紅縱者遂也一同之遂數凡三萬

三夫共一遂也一夫百畝中有橫者百畝方空小不能圖也夫三爲屋然各私其百畝不可不畫別之其綠橫在中者所以別夫也準之而爲阡陌則綠在紅外者遂上人所行也綠在墨外者溝上人所行也綠在青外者洫上人所行也綠在朱外者澮上人所行也綠在黃裏者所謂川上有涂者也涂未有不在川裏者自澮以上人行處竝圖水外蓋準遂上者爲之遂上行處若在水裏則百畝入遂必過其所行當中斷之爲百有所不可者也

溝渠異義記

河漢江濟淮天下之大水自入海者也鴻荒之世下流不由地中行幾不得其入海之道九州之川其不能自達於海如渭洛諸水下流亦或與地平亦幾不得其入河之道其他畎澮小水不得其入川之道者莫不皆然神禹之治之也相其地勢循其地防而疏濬之使之行於地中以注川注海然後汎濫於天下者平矣此皆水之有源者也水既平然後治田疆之理之蓋水患除而民可耕也然或淫雨爲災如春秋書大水無麥苗書大水饑又如左氏傳所謂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者神禹疆

理天下早念及之謂此雖非水之有源者然其來突如不使之由地中行則其汎濫而爲害於田也與洪水之懷山襄陵等於是盡力溝洫溝洫之爲也遞廣遞深周官之法宜卽神禹之法爲除水害蓋疏濬之極功爲溝洫與治洪水事之相爲經緯者也若夫後世引水爲渠以溉田此溝洫之變法溝洫爲除水害引渠爲興水利然水利興而水害益烈九川將不能滌原又遑言溝洫之能治乎此太史公河渠書極言渠之大爲河害原始要終致意深遠讀者不能察也而班史作志易河渠爲溝洫名不得其正矣渠之道蓋古人豬水之道也周官

稻人職以豬畜水蓋下地多水而稻麥芒種於水宜於是以豬畜之及其作田也乃引水以涉揚其芟然其作田也則曰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列即畛也以澮寫水是其水之賴於溝洫也猶主疏寫之義而其爲豬也則因其汙下之地所自有之水而豬之非破壞大川之體而引其水以爲之也賈讓治河中策言穿渠溉田非聖人之法誠哉非聖人之法也鄭康成氏言溝洫爲除水害誠哉聖人之法異於後世之言水利者也余因考定溝洫有見於聖人主除水害而利存引渠之法主興水利而害卒不能免故作溝渠異義記以明之

稻人溝澮記

余觀於野而得稻人溝澮之制焉稻人掌稼下地即所云稼澤也蓋水澤下隰之地一遇淫雨漫没隨之內水難出外水易入無減水之法斯不得與水爭地於是豬以畜之使難出者有所歸無減水之法更不得令川水來侵吾地於是防以止之使易入者不內汎夫然後疆理其地為遂於其每夫之田首則水之偏鍾於最下之地者今皆以其遂分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水之在百畝中者則為畎以居之畎必成列是謂以列舍水遂中之水受之以溝溝澮於遂水乃流行無所滯是曰蕩水

而澮又瀉於溝其承溝水也隨納隨消是曰寫水如此則以澮承溝以溝承遂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為田害而因以涉楊其芟以作田也芟卽其所云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鄭氏注謂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六月大雨時行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其注涉楊其芟謂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楊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余謂此治溝澮亦專爲除水害蓋芒種雖資於水而大浸亦必傷其稼故稻人之治之也旣先有事於豬防以去其漫没之大患而後爲溝澮使水盡由地中行水由地中田乃可作涉楊其芟蓋

治溝澮之餘事順而撫者也始余之行於野也見近川處往往有大溝可通於川今皆爲通車馬之孔道私心以爲此古溝洫之遺也當開阡陌時所謂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者皆不能容車馬矣於是車馬皆在溝中行今之孔道在溝中者蓋自周秦之閒其來久矣及余行於澤地覩其形勢私又以爲必有因地制宜之道而詳考周官制度如稻人所云者至纖至悉然後知法良意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耶至其所謂均水者準之疏九河事蓋相侔所不同者小大之異耳

與丁升衢論時人言溝洫書

升衢足下承示某人言周官五溝同異云井以溝加一夫得十夫十井以洫加十夫得百夫成以澮加百夫得千夫意蓋以匠人之一井當遂人之十夫以其十井當其百夫以其百井當其千夫推之則以其千井當其萬夫又推之則以其萬井當其萬夫者十也以十萬夫開方之初商其九萬夫為方百里已與一同相侔鄭氏遂人注所謂九而方一同者是也今據其說以十萬夫當萬井實餘萬夫若用開方廉隅法當破其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之體而必有所不可乃孤懸萬夫之田於其一

同之隅是兩者之體已不能相合矣以鄭氏九而方一同之說言之則夫數里數無不同但溝洫之體不同耳今乃强言其溝洫之同而至於不能同其體且不能同其里數與其夫數亦安用溝洫之同乎況其溝洫之說固有較然不同者今以其所言一同之溝洫與十萬夫之溝洫較之其廣深之體足相當但較其長耳其言人爲之川環一同是面皆百里也姑無論四面與鄰分其半（分半之說亦其書所云）卽以全數言長才四百里遂人亦姑無論其必十萬夫數乃相當卽以九而當一同言之其環外之川長已四百里中更有川縱橫各二共長四百里是

遂人之川較匠人增一倍矣同閒之澮縱橫各九其長千八百里九而當一同之澮綜計長百里者二十七其長二千七百里是遂人之澮較匠人增三之二矣一同所合之洫長百里者九十其長九千里九而當一同之洫其長百里者僅二十七其長二千七百里是遂人之洫較匠人又不足九十分之六十三矣一同所合之溝長百里者九千其長九千里九而當一同之溝長百里者二百七十其長二萬七千里是遂人之溝較匠人增三之二矣溝洫之數以其法較之其不同也如是夫體旣不同里數夫數皆不同溝洫之數又如此其不同而

猥圖同也豈其然乎且如其法以異乘同除算之井閒溝畛占四畝一同之溝畛其數九千共占三萬六千畝爲三百六十夫成閒九洫及涂占七百二十畝一同之洫涂其數九百共占七萬二千畝爲七百二十夫同九百洫爲九洫者百當以百乘之今其書以九十乘之故但有六萬四千八百畝爲六百四十八夫是其算法謬誤特爲正之同閒澮道縱橫各九其占二萬八千八百畝爲二百八十八夫川環一同與鄰四同各分其半幷四面之路其占九千六百畝爲九十六夫凡占千四百六十四夫今萬井當加萬夫所占遠不足以當其數此何說也且以溝洫所占當其所加之夫而遂人則於夫外有溝洫不較之匠人爲餘

其溝洫之地乎匠人萬井當遂人之十萬夫旣餘其萬夫溝洫所占不足當其十分之二而遂人又自餘其溝洫之地是欲求其同而益之以不同烏在其爲溝洫之同也至其言洫占成間謂一成中有九洫與其言溝占井間爲一溝在井外者不一例且洫但有九則成閒有十井之溝自入澮不由洫而入澮矣其言澮爲縱橫各九姑無論其說之非卽其數但有九者言之是九十成之洫入澮十成之洫自入於川且縱橫皆有澮是又有九十通之溝入澮矣其言四面皆有川是東面有十成之洫自入於川則南面更有百井之溝自入於川矣至

於畎之自入於溝澮川遂之自入於澮川陵亂踰越遂數之不能終其物夫溝洫之制爲治經一大事不容置之不辨敢抒鄙見如此瑤田再拜

据遂人匠人二經文義及鄭賈二氏說則匠人遂長三夫與遂人遂長一夫不同也匠人溝長十井與遂人溝長十夫不同也匠人洫長十成與遂人百夫有洫實亦十夫之長不同也匠人澮亦長十成但有一澮與遂人千夫有澮實亦百夫之長而又有十澮不同也瑤田前作溝洫異同考并爲圖以明之今又作文數篇反復考訂於二經田制形體及命名一字不可假借處推勘無

遵義鄭賈二氏注說之精竝爲發明之其有小誤處則
据經文正之因字數多至萬言不能錄呈聒時擕以就
正可也

與吳澂埜論某人言溝洫書

澂埜同年足下去年見某氏子所撰溝洫述意以爲此不知而作者可置勿辯耳頃夜坐再閱之殊不能已於言蓋此事在今日爲絕學繆說最易惑人略而言之爲此事求其是非有意於斥其非也其言曰十夫外洫內遂縱畫二粗九細百夫外澮內溝橫畫二粗九細千夫外川內洫縱畫二粗九細萬夫外川內澮橫畫二粗九細此其遂人溝洫形體之繆說也其言曰東川一南川一一句一股萬井洩十分東川之一南川一澮九十句十股千井洩十分東川之一洫九十十分南川澮之一

百句百股百井洩百分東川十分洫之一十分南川澮
之一溝九百千句千股十井洩百分東川十分洫之一
遂九千百分南川澮十分溝之一萬句萬股一井洩此
其匠人溝洫形體之總說也疇田以其二形體圖而校
之所謂一句一股萬井洩者視遂人之一句一股萬夫
洩也所謂十句十股千井洩者視遂人之十句十股千
夫洩也所謂百句百股百井洩者視遂人之百句百股
百夫洩也所謂千句千股十井洩者視遂人之千句千
股十夫洩也所謂萬句萬股一井洩者視遂人之萬句
萬股一夫洩也以匠人之井數當遂人之夫數則是遂

人夫間有遂者匠人之遂在井間矣故一同之遂九千遂人十夫有溝者匠人之溝承十井矣故一同之溝九百遂人百夫有洫者匠人之洫承百井矣故一同之洫九十遂人千夫有澮者匠人之澮承千井矣故一同之澮九遂人萬夫有川者匠人之川承萬井矣而一同不止一川故有東川又有南川由是言之則匠人之文但嘗言井間有遂十井有溝百井有洫千井有澮萬井有川矣何必變遂人之文於溝以下而以諸間字言之耶既以諸間字言之而所謂同間有澮者繆說以爲非兩同之間乃一同之中則所謂成間有洫者亦宜在一成

之中今其繆說乃又在兩成之閒其長則止一成所謂井閒有溝者亦宜在一井之中今其繆說乃又在兩井之閒其長則連十井何其矛盾自陷若是也且閒爲兩者之閒見於經記傳注者如階閒楹閒席閒豆閒彰閒碑閒蓋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矣何獨至於同閒而異之雖古書字法俗儒未暇深詳而遂人遂在夫閒匠人遂在田首並承百畝中之𤰝水此其在兩夫之閒一童子而知之者今其繆說匠人之遂九千是遂在井外矣夫遂在井外則井中無以別夫每井有六夫之𤰝水不得入遂而九千遂之繆說又不可通於是自破其例於每

井之中又加二遂而爲之說曰匠人三遂承九夫是一同之田不止九千遂而有二萬九千遂矣抑何進退無據若斯之甚也瑤田之圖溝洫也以畎長一夫流入於遂故遂在夫閒遂人所以言夫閒有遂也匠人變其文曰田首謂在一夫之田首是田首亦猶之乎夫閒也匠人遂長一井流入於溝故謂溝爲井閒溝長一成流入於洫故謂洫爲成閒洫長一同流入於澮故謂澮爲同閒澮起於山麓或一同或不及一同又或過乎一同其長無定數以流入於川川北之田依於山川南之田亦依於山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川不可以田畝之法

命名此亦自然之勢也今其謬說駁余之圖曰由東而西洫與洫鄰無以別萬井而一同之界廢余圖主南畝其東爲川西則山麓滄所起處要知川至山麓能容一同者甚少先王立五溝之法必備於一同故必以同言之謬說眞以爲有二三同或十數同耶如果地大一同之西又有一同則人爲之川雖崇崇之坻亦解因地制宜之義儒者說經猶昧之耶由北而南溝與溝疊無以別百井而一成之界廢既有溝矣溝上又有畛矣此之謂界而以爲界廢眞其夢囈也要知五溝之淺廣不同專爲行水以大受小也五涂之有廣狹以容車馬之多寡因以取稱於五溝而經界之正亦遂資於是焉然則溝涂大小之故義不起於經界也如其謬說則更當駁余之圖曰由東而西遂與遂疊無以別一井而九夫之界廢也而乃不致駁者余初不知其所以然及尋其謬說始知其欲襲余之圖以通其謬說之窮彼欲襲之烏能駁之而不知余圖有萬不可襲之以雜其謬說

中者苟一襲之則不得不遂與遂疊而自破其例以至於進退無據若斯之甚也嗚呼是經多障昧者難明有局外人送難彼說屈而余說庶得伸矣夫溝洫形體之繆如此所謂本實先撥矣他所立說皆從此生試更條舉而覓言之其言曰嘗以禹貢圖爲本一雍州一豫州涇渭灞滻河濟灃澗諸大川分股句折處畫方格或一同或二三同或十數同夫井田之制備於一同故苟不以一同言之不能盡井田之法耳非謂平地無岡巒者處處有足一同之地也即或不止於一同究非於一同之外有異制故記所舉者但至於一同而止所以明井

田溝洫之制非論川原形勢也今其繆說有畫爲十數同者不知畫之果何所用也抑雍豫二州果有其地如其所畫無豪釐之差乎我不敢知矣其言曰東南句股溝之委西北句股涂之首又曰徑畛涂道路皆在田之西北遂溝洫澮川皆在田之東南今試以其論匠人者言之川長百里在一同之東南兩邊路亦長百里又在一同之西北兩邊記曰川上有路如其繆說川路各在一方而可謂之路在川上乎其言曰內外皆九正流一支流今卽以其論遂人者言之九澮爲正流矣其南邊千夫無澮但有九洫是謂此九洫者爲九澮之支流也

夫洫自洫矣安可呼爲澮之支流乎推之九洫正流亦不得以東邊之溝爲支流九溝正流亦不得以南邊之遂爲支流矣其言曰九夫由遂而溝而洫遲一夫自入洫速九十夫由溝而洫而澮遲十夫自入澮速九百夫由洫而澮而川遲百夫自入川速九千夫由澮而川遲千夫自入川速遲者正流速者分瀉此即其九正流一支流之謬說然即其謬說而繹之遂水由溝而洫而澮者只八十一夫無九十夫自入澮者只九夫無十夫仍有十夫無遂則毗自入洫矣其南面緣邊之成又皆無澮則更有不同者矣溝水由洫而澮而川者八百十九

夫又有無溝遂自入澮者九十夫有無洫溝自入東面之川者九十夫有無遂畎自入東面之川者一夫綜計之凡十成由洫而澮而川者只八百十九夫無九百夫由澮入川及自入川者百八十一夫不止百夫其南面緣邊之十成有九成無澮則由洫入川一成無洫則溝自入川又有不同者矣洫水由澮而川者七千二百九十夫又有無溝遂自入澮者七百二十九夫有無遂畎自由洫入澮者八十一夫此不兼東南兩邊之八十一成凡八千一百夫其無澮遂自入南面之川者八百十夫又有不由洫遂自入南面之川者八十一夫有無遂畎自由洫入南面之川者九夫

（此南面緣邊之九成凡九百夫）其無洫但有溝水自入東面之川者八百十夫又有不由溝遂自入澮者八十一夫有無遂畎自入東川者九夫（此東面緣邊之九成凡九百夫）其無澮無洫遂自由溝入東面之川者八十一夫又有遂自入南面之川者九夫有無遂畎自入東面之川者十夫（此東南隅之一成凡百夫）綜計之凡百成由澮入川者只八千一百八十一夫無九千夫自入川者千八百十九夫不止千夫葢其繆說皆從九起筭而昬不自知故繆說之中又加繆有如此者矣其言曰或減爲一澮畺之同外又曰鄭注九澮確不可易如其繆說是謂鄭注匠人亦九澮也今鄭注可覆視也賈氏疏

之亦可覆視也鄭注遂人曰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
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注匠人曰此畿內采地
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賈氏疏之曰遂人
九澮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
一同惟一澮溝澮稀稠不同是井田異也然則匠人一
同一澮記文顯然鄭注顯然賈氏之疏鄭注也又顯然
而繆說溷诂鄭氏遂人注以駮余匠人之圖非夢囈而
何其言曰溝在井閒洫在成閒澮不可曰二十成之閒
故變文曰同閒不曰終閒者成與同皆見左氏終字本
司馬法或當時未有此名也如其繆說以終字為非當

時之名故不稱設使終字爲當時之名則今之稱同間者謬說以爲當稱終間矣不知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與終相去十倍其不可以相冒而稱也明矣而謬說云然何其憒憒若是也且通終之名命於溝洫之長成同之名命於積田之方故水之介乎其方者可以間言之水之流而通焉流而終焉者不可以間言之字義如此安能假借況其謬說謂澮不可曰二十成之間言其文不辭不可畢以命名其實固自以爲是二十成之間也夫二十成之間何謂也謂彼十成此十成而澮居其間也夫同間何謂也謂彼一同此一同而澮居其間也然

則同閒之名若以成命之則曰二百成之閒也夫二百成之與二十成雖至愚之人亦知其文之不可以相變也而繆說云然何其憒憒若是也抑豈以同閒之名本不當在一同之中且與其所謂成閒幷閒者又不一例彼亦實有不安於其心者而後爲是說以誣古人見古人命名亦有遷就時耶嗚呼古人雖往來者難誣亦可畏也其言曰專達於川專字言遂溝洫皆有所假澮無所假而徑達及尋其繆說則有毗自達於川者有溝自達於川者亦有遂有洫自達於川者是亦無所假而徑達矣由其溝洫形體之繆說內外皆九故卽自立一說

有葛不能不矛盾自陷也如此其言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別言大川可知非同開人爲之小川夫其繆說所謂同開乃一同之中其所流之水乃滄也安得復有人爲之小川耶若其所謂南川据繆說止可謂之同外安得復冒同開之名耶凡上事去年與兄共閱時兄曾疑其繆今番田言之知兄亦必以爲然也番田再拜

圖某甲某乙匠人溝洫繆說形體記

昔與丁升衢書論某甲言溝洫之繆近又有某乙作溝洫述意以駁余之溝洫書二人之繆不同其悖經立異則一也不圖其形體以曉人人將有爲其所惑而不之察者矣其言遂人溝洫承鄭氏九澮而川周其外之誤然鄭氏但云九澮未言澮承九洫洫承九溝溝承九遂也故賈氏疏遂人注曰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是鄭氏於澮言九於洫溝則言十也至於匠人同閒有澮言一同之田止一澮文義顯然鄭氏

据經爲注未嘗有九澮之說故賈氏疏之曰遂人九澮而川周其外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也今二人之繆說一同之內必以九澮言之不但悖經其與鄭氏賈氏亦相戾矣試卽其繆說圖而觀之甲之圖每井中爲二遂其長一井流入於溝溝在兩井閒其長亦一井十井爲九溝流入於洫洫亦在兩井閒其長十井一成之中爲九洫流入於澮澮在兩成閒若亦長十井十成爲九澮流入於川則川亦在成閒是井田溝洫之制僅取備於一成有不可通者矣於是變其法引澮之長至於百井又於一同之中

交千爲之縱橫皆九澮以注於其一同四面環繞之川乙之圖十井中爲二十九遂其長一井流入於溝溝在兩井閒其長十井一成之中爲九溝流入於洫洫在兩成閒其長亦十井十成爲九洫流入於澮澮亦在兩成閒其長十成一同之中爲九澮以注於川謂之東川又於南邊無澮之十成爲川以注之謂之南川二圖之繆致不同也而皆生於一同九澮之誤又欲竝令溝洫皆以九相承故甲之圖始於一井二遂爲二於三中郎爲九於十中之意由中達外溝洫皆九而至於澮則澮欲達川而尚遠於川其說萬不可通不得不引澮而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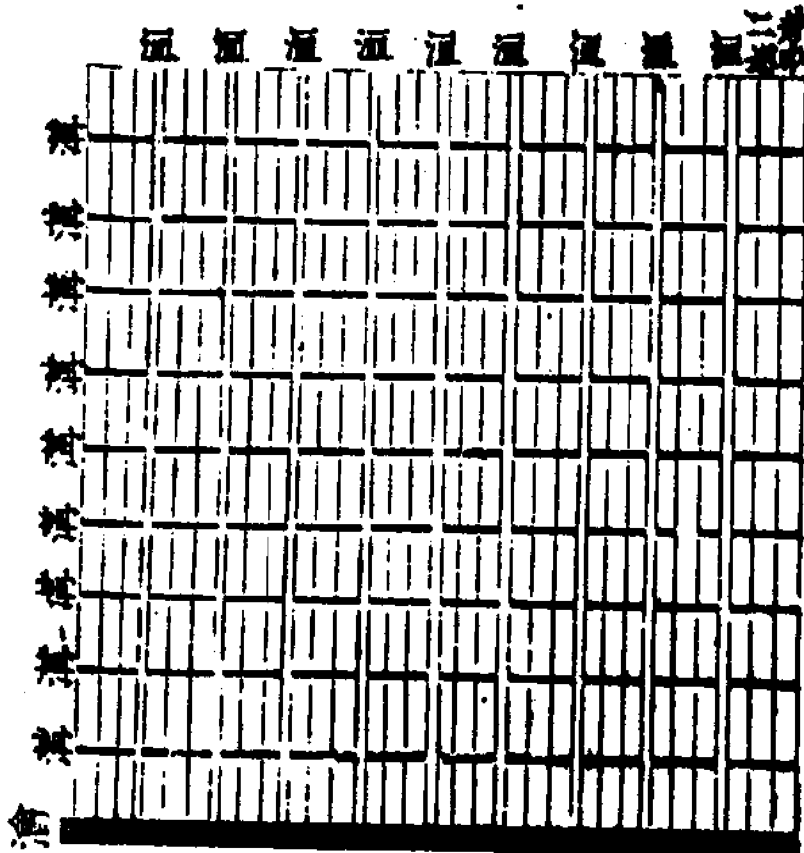
又縱橫皆爲九澮而交通之使至於川以遷就而成其說也案自二遂至九澮全襲鄭漁仲之釋說至是實漁仲氏於遂閒之縱畫但有空不行水之道於理未通於是爲交通之澮以實其空而不知於理尤不可通也漁仲氏只有橫九澮故只東西二川今加交通之縱九澮故又加南北二川然則四面之川亦襲漁仲之意而變通爲之者也乙之圖始於一同九澮澮承九洫洫承九溝溝承九遂由外而中以至於遂則遂在井外不能以一遂承九夫之畎水其說萬不可通不得不於井中更爲二遂以遷就而成其說也乙之繆從外入故至乎內而其說必窮甲之繆從內出故至於外而其說必窮瑤田敢曰知言乎辭繆而至於遁蓋有不得不窮者矣

或問曰某甲某乙之釋同間有澮也謂澮在一同之中

雖其立法各自爲說然井閒成閒同閒諸閒字皆不能一例彼邑不一例爲之而顧使人閒執其口乎余曰彼邑嘗不計及之然苟一例爲之則有萬不可通者矣嘗試爲擬一例之圖觀之先爲一同之大方空次於方空中橫畫九澮而謂之曰同閒有澮每澮所承者十成也每十成又縱畫九道其道在兩成閒非一成中也若欲一例則不可以爲洫於是每成又橫畫之爲九以一成而言之謂之成閒有洫以擬同閒之澮似也然洫與澮不相接而十成縱畫之九道有水無名者反得上受洫水而洫轉不能自歸於澮矣每洫所承者十井也每十

井又縱畫九道其道在兩井閒非一井中也若欲一例則不可以爲溝於是每井又橫畫之爲二以一井而言之謂之井閒有溝以擬同閒之澮似也然溝與洫不相接而十井縱畫之九道有水無名者反得上受溝水而溝轉不能自歸於洫矣故一例爲之萬不可通且又不可內通於遂遂在田首與遂人之夫閒同形今欲一例而爲於一夫百畞中而百畞中之百畞雖有極繆之妄人所不能改者也然則其不一例爲之亦有無可如何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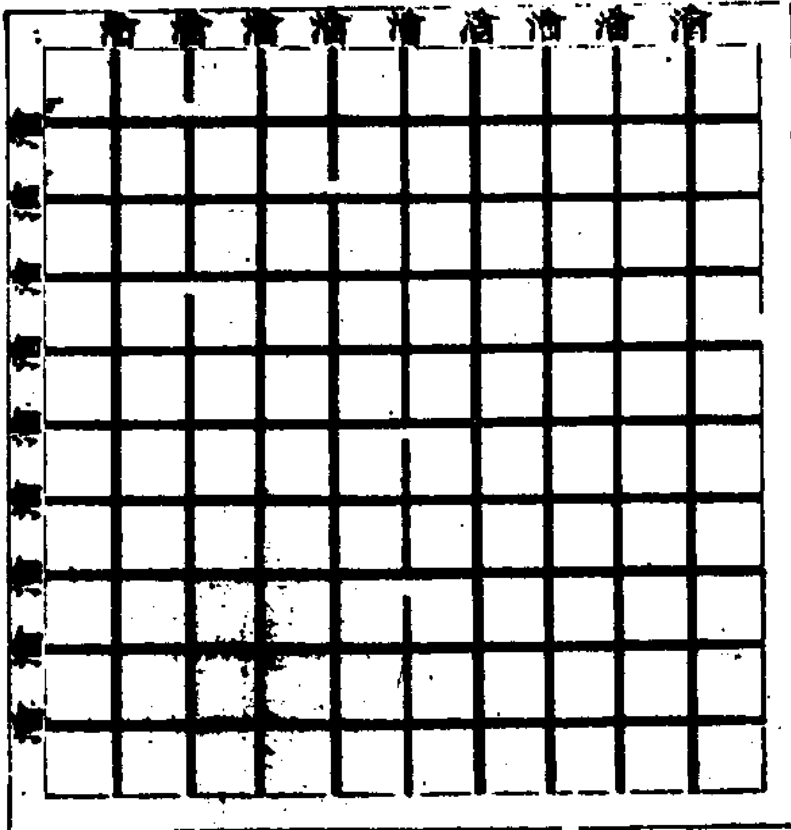
某甲繆說圖一



此百井一成之田謂其一同中縱橫皆九澮之說則一成之田四面有澮環之其有一面無澮而靠川者一同緣邊之三十二成也有兩面無澮而靠川者一同四隅之四成也今一成之田只圖南面一澮者猶其二遂達溝二遂達溝九溝達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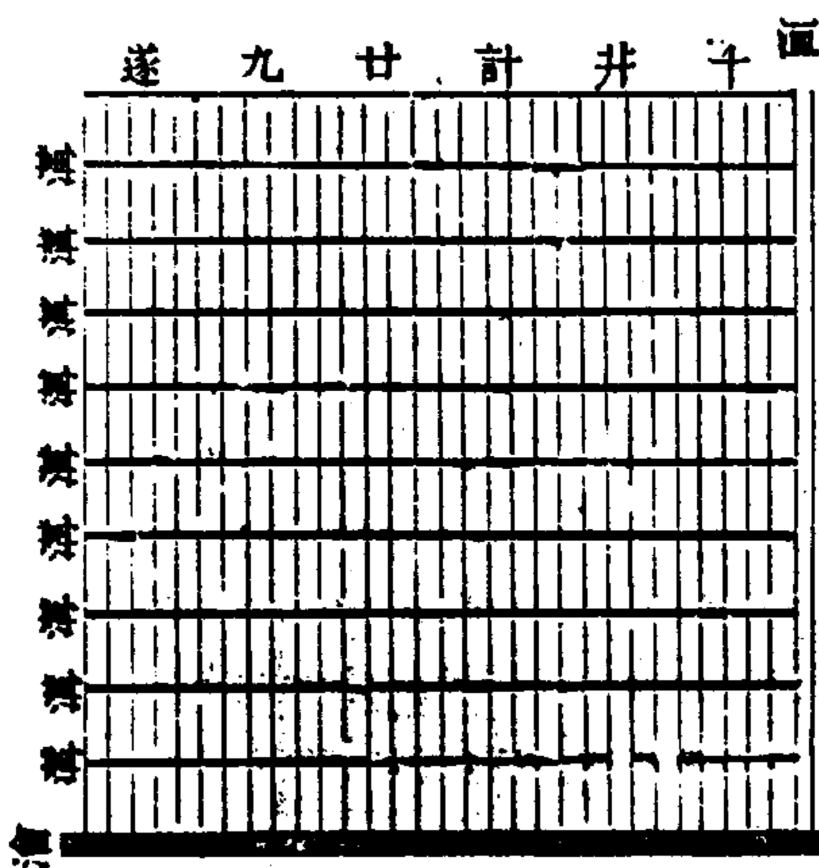
溝遂澮是受溝水之澮止於此矣洫而推之則九澮達川川長十成而溝洫之事已盡安用一同萬井之田哉而先王之法必至於一同乃盡溝洫之制此自破其洫引澮而長至於十成又縱橫爲之之繆說所由起也

某甲繆說圖二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里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縱橫九澮四面環川繆說

某乙繆說圖一



此百井一成之田也澮亘溝遂以九相承是其側也而先王之法其制必備於一同則九遂與賦有遂不相接者不得不於井中增二遂以接之夫井中之有遂先王之法也於其繆說則爲自破其側矣

某乙謬說圖二

東川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此萬井一同之田待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業南川之設但受南面兼邊十成九洫之水不過當一澮之用雖曰九澮實十澮也洫止於九者以東邊有川納無洫之溝溝止於九者以南邊有澮納無溝之溝名雖九數實皆十數彼

皆不知故敗
悖謬立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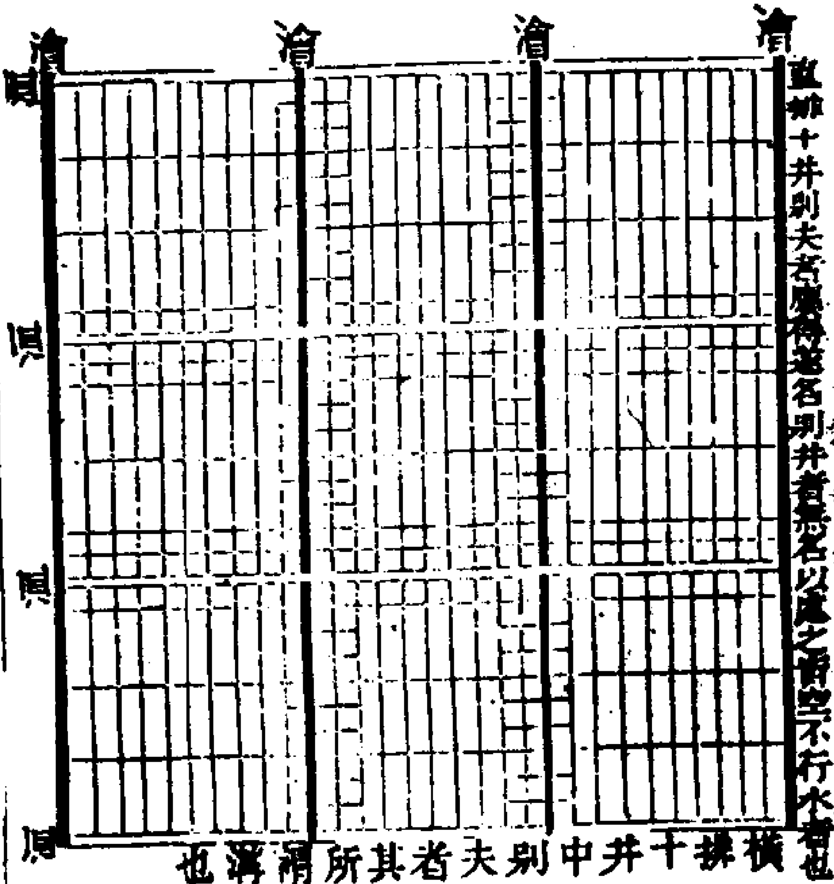
論陳及之言匠人溝洫之謬

言溝洫之制其最劣者莫如陳及之以遂人匠人為一制謂遂人為直度匠人為方度（案此直度方度與鄭漁仲之說異鄭破壞遂人之法此不破壞遂人之法）遂人十夫有溝匠人方一里為四溝兩旁各一溝中閒二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方十里為四洫兩旁各一洫中閒二洫（据其說雖云方十里為四洫實洫之長只三里又少半里卽以澮承之是方十里中為洫三段共有十二洫也）至於澮亦然（謂匠人方十里為四洫亦方十里為四澮也）夫一井四溝理所必無先王以遂別夫令乃以溝別夫矣至一成橫為四洫縱為四澮成長十井皆須破三井又少半井而為之如此則溝之長三井又少半井（案溝長過三井外則縱兩井之閒皆空不行水之界也）承之以洫而橫破

之洫之長亦三井又少半井承之以澮而縱破之是欲兩溝兩洫兩澮相去之夫數匠人亦同於遂人而以爲二法一制也（謂如遂人十夫橫爲一溝是兩溝縱閒一夫而爲之匠人方一里四溝亦是兩溝閒一夫而爲之遂人百夫縱爲一洫是兩洫橫閒十夫而爲之匠人方十里跨二澮而爲四洫亦是兩洫閒十夫而爲之遂人千夫橫爲一澮是兩澮縱閒十夫而爲之匠人方十里四澮亦是兩澮閒十夫而爲之）是欲於一成中据二洫二澮望之皆爲井字之形也然大井成而小井不得不改則是匠人爲溝洫乃所以破壞井田之法也又言畎水瀉於溝（案以溝別夫故畎水入溝）竟將中閒遂水刪去如此說經何足與辯而馬貴與田賦考引之及爲案語猶舉其說而不能斥其非後之治經者或不免爲其所惑故附論之昔朱子於當時人之說不以爲

然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亦溝洫法皆以遂人匠人對舉）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余以爲遂人位置溝洫澮川以十夫百夫千夫萬夫爲數而匠人則一井九夫一成九百夫一同九萬夫溝洫澮即位置於此故特書曰井閒成閒同閒用遂人夫閒例也二法安得相合耶

據陳及之說擬圖



此百井一成之田也萬井百成之溝洫澮者放此所謂四洫者中兩二澮實十二洫也井田只將爲洫澮所破者盡出以見其繆他皆不書者恐爲所混也

論鄭漁仲言遂人匠人溝洫之謬

鄭漁仲之爲溝洫辨也謂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此夢囈也鄉遂之法見於遂人采地之法見於匠人義質而語詳判然二事今漁仲氏得尚其口者据有此二經耳若不信二經則是先王溝洫之制不傳於世久矣雖不言可也今漁仲氏顯悖之而陰据之以爲說宜其說之不能自全也其言曰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當有九川遂人之法不必擴而大之据一同以爲言不幾太多與匠人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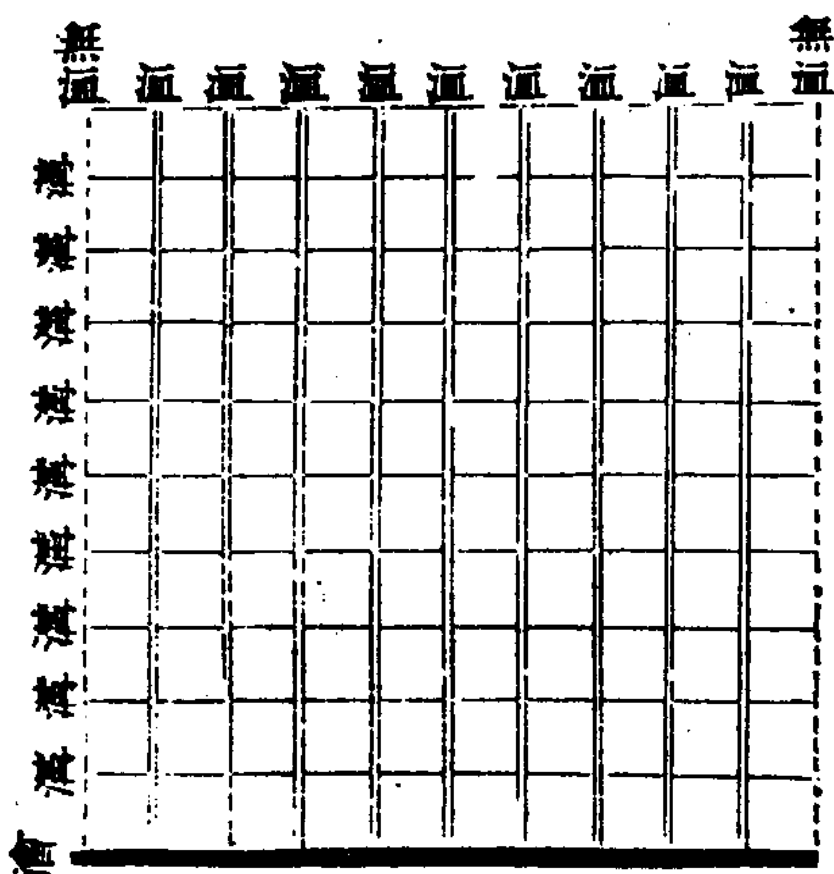
有一澮不幾太少與又言鄭康成以鄉遂不用井畫采地畫之爲井遂人匠人分爲二法求之於經無明文案鄉遂人之不爲井田確有可證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駿發曰私是不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曰十千是萬夫之體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畢成數之證也安得曰經無明文乎如其言是顯悖二經之法矣而吾謂其陰据之爲說者何也其言曰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九井乃十井之誤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乃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

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但遂人以一直言之匠人以四方言之如其言是陰据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之文移而用之於匠人畫井之制夫井九夫也而曰有溝則非十夫有溝矣今通十井但置九溝而以九十夫當之因遂謂之十夫有溝推之一成九洫以九百夫當之百成九澮以九萬夫當之亦遂謂之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陰据遂人之文以巧合匠人之制於千夫有澮說已難強通矣而於遂人之制反顯悖之謂亦如匠人制井田但一直

而不方夫一直者是以一同之田十分其百成而取其十成於是遂人之澮其長十成遂人之川其長止一成也豈不繆哉余案周家井田之法孟子時已無可考公田之有僅據大田之詩以決之孟子考核之文不過如此今㶓仲氏悖遂人之經而謂鄉遂亦爲井田登亦經行明文乎況取其十成是九千夫非萬夫是九千夫有澮非千夫有澮此何說也且其繆說有求全而卒難全者如曰一成九洫則必有十井之溝無洫可入又以一澮承九洫澮之長應止一成而入於川如此則一同之田不得不爲九川而無解於其遂人參川之繆說是九川有斷不能爲者不得已引澮而長之至於十成於是十成有九間一同百成則有九十間此皆大經界也

旣不置洫又不能爲川但有空不行水之道而已夫空不行水亦無不可特無如其溝之蓄而不能洩也將任其汎濫焉可乎哉夫先王之所以爲溝洫正爲除水害耳今一同之田有千溝不洩之水逆流於鄰田之洫於是乎有百洫以一洫而受兩洫之水洫旣受害倒注於溝而遂而畎無不受害迫於下洩也勢必咽塞噴阻其爲害也可勝道耶（余案一同止九澮則南北有九十洫無澮可入而兩川在東西是亦無川可入矣）今姑無論其受害與否而先王爲溝洫烏有令千溝之水不得其所歸也哉

据鄭漁仲說擬圖一



此百井一成之田中置九洫邊不置洫故有溝水無洫可入之弊

据鄭漁仲說擬圖二

川 涂洫 涂洫 涂洫 涂洫 涂洫 涂洫 涂洫 涂洫 涂洫 川

川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空中容前圖一成之田也成閒大經界不置洫此大繆也以此圖十分之一取十成而爲鄉遂之制頗悖遂人之法亦大繆也圖即視此不必更擬

論王與之黃文叔言匠人溝洫之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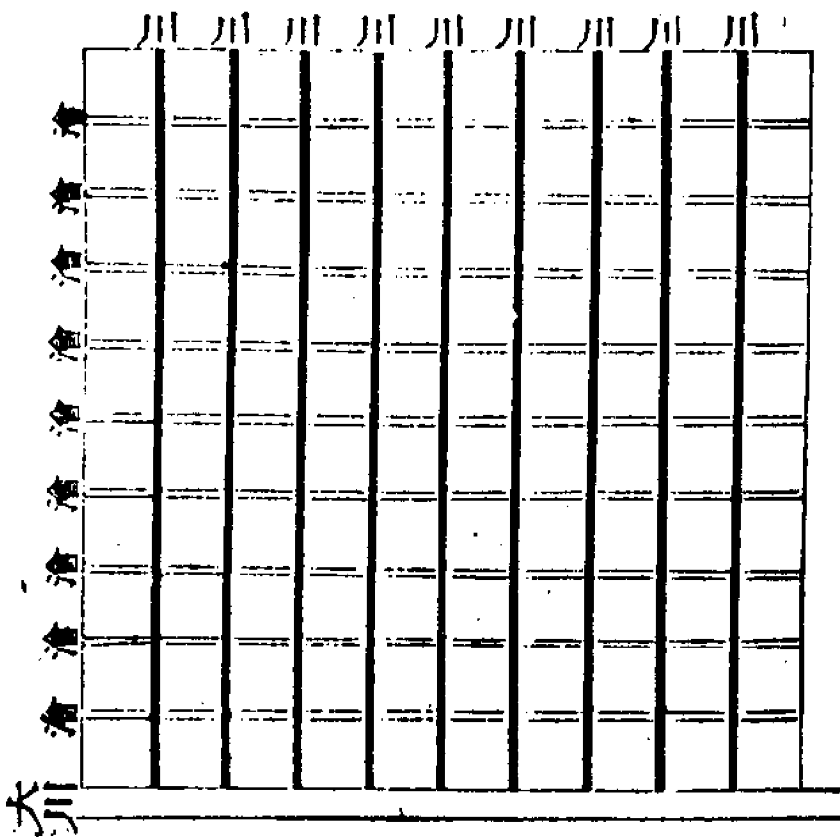
宋人言溝洫之繆如陳氏汲鄭氏樵余旣圖而論之詳矣而淳祐閒王與之次點著周禮訂義說亦大繆其言曰井田之法九夫共井未有十夫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略計之不可拘也夫二法旣不同胡爲又欲合其說旣欲合其說必獨有所見二法實可相通胡爲又言宜大略計之不可拘也其立論先主於遷就强合甚無謂也然不可以不辨其言一成之內爲九洫是每洫上承井閒之九溝每溝上承一井之二遂就其說論之遂在夫閒固與遂人夫閒

有遂同矣溝在井閒一井九夫亦與十夫有溝同乎洫
承九溝僅九十夫亦與百夫有洫同乎其言一同中有
九十澮又言自澮而達者巳有川是一同中先爲九川
然後自九川歸於同外專達之川意謂一澮九百夫略
當遂人千夫有澮一川九千夫略當遂人萬夫有川斯
其所謂大略計之不可拘者乎然而其繆甚矣一成以
上繆與鄭漁仲及某甲同不必圖圖其一同中九十洫
歸於九川九川又歸於一大川者以見三家之說其初
同者所繆同故其法同也然其法既繆則於爲澮之後
皆窮於澮川之不相及勉而及之百罅千漏窮則必變

於是以繆救繆而卒不能相同者亦勢之所必然也訂義中又載黄文叔度五官解之說曰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實爲九夫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洫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爲百井九百夫洫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之地十除其一爲萬井九萬夫澮經緯其中而川環之如其說是百里一同四面環川一同之中縱横九澮一成之中縱横二洫百夫之中縱横三溝井中之遂無說不知其亦爲縱横二遂否也以九爲十復除一作九自師其心妄意經記其說之繆何足與辨獨是成長十井其中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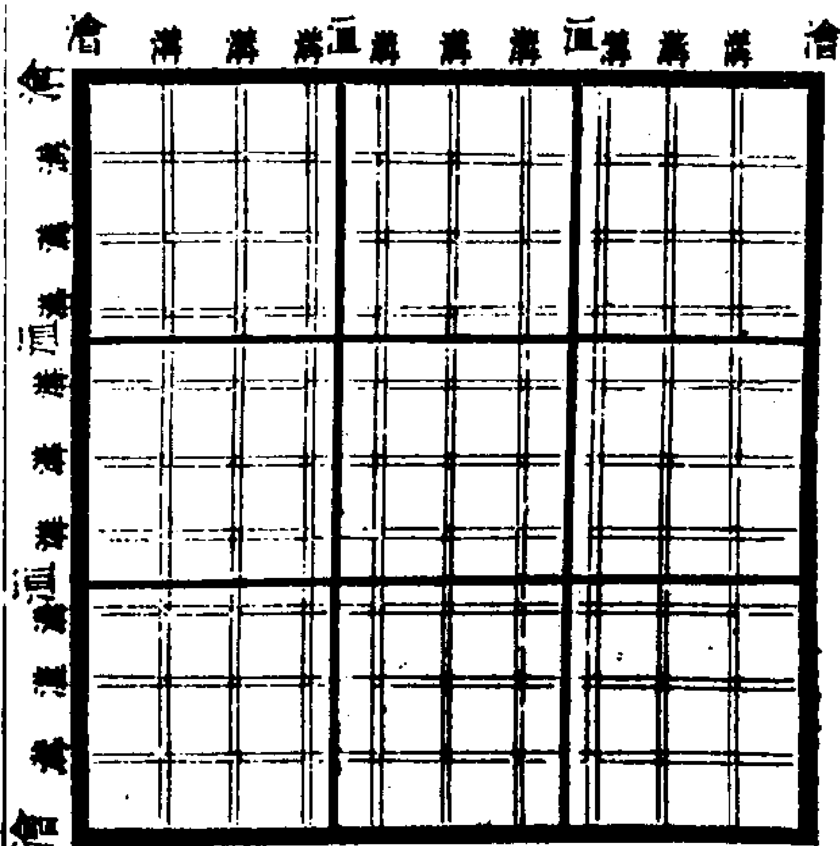
橫二洫須破三井又少半井爲之略如陳及之之說但陳說橫洫縱澮爲異耳而百夫中之縱橫三溝又皆爲於井間井旣爲洫所破溝亦爲洫所破卽夫間之遂亦有爲洫所占者矣則是遂也溝也卽其繆說原自整齊於井中成中而以縱橫二洫加於其上使溝洫參差井疆錯互經地之法固應爾耶圖之以見違經立異者卒無一人能自全其說也

据王輿之說擬圖



此萬井一同之田每方一空中容百井一成之田也一成不圖者與鄭淵仲說同

據黃文叔說擬圖



此百井一成之田每方空中容一井九百畮也洫加溝上破井占遂其謬甚矣一同不圖者某甲實冒其說前已圖之互觀可也

通論諸家溝洫繆說之由

匠人溝洫之制始於夫閒之遂終於兩山閒之川自畎水流出於一夫之外而爲遂在兩夫之閒曰夫閒遂水流出於一井之外而爲溝在兩井之閒曰井閒溝水流出於一成之外而爲洫在兩成之閒曰成閒洫水流出於一同之外而爲澮在兩同之閒曰同閒澮水則專達於川川在兩山閒故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其爲法易行而無所阻其爲事易明而無所疑而爲溝洫說者何以紛紛然多繆論也其故在不明諸閒字之義爲兩者之閒又疑於匠人一同止一澮之說復誤會遂人注九

澮而川周其外之語而欲通其說於匠人一同之內亦爲九澮又欲竝遂人匠人兩不相掔之二法合而一之義之所是而故去之法之本無而強立之此所以各逞其胸臆而卒不能自全其說也鄭漁仲之爲九澮於一同中也比物以爲洫則必爲九洫於一成中夫一同橫區之而爲十中有九閒以爲之澮其縱者每區又各區之而爲十成十區百成中有九十閒皆經界之犖犖大者旣以其不在成中而不能以之爲洫則但爲空不行水之道而已此其說之不能自全者也一同九澮一成九洫謂之同閒成閒比物以爲溝宜爲於井中謂之井

閒而井中有遂不能相讓不得已乃遷就而爲九溝於十井之閒此又其說之不能自全者也陳及之之爲澮也揣其初意亦謂一同一澮之太少而又欲合遂人匠人之法而一之即一同九澮亦難脗合於是於一成之中縱爲四澮則兩澮閒以十夫適合遂人千夫之澮亦兩澮閒以十夫也又於一成之中橫爲四洫則兩洫閒以十夫適合遂人百夫之洫亦兩洫閒以十夫也夫其初意亦不過欲於同中爲九澮耳既不能爲則曰與其澮少無寧澮多苟可合二法而爲一雖穿破井田不顧也雖十成之中多至於三十餘澮亦無不可也而尙得

自全其說乎王與之之爲澮也意謂一澮上承一成中之九洫則澮之長亦止於一成若一澮横通十成則十成之縱九間勢必爲塗不行水之道與其塗不行水以破其制不如爲九川於一同之中一川納九千夫九澮之水亦庶幾同於遂人萬夫有川矣夫如是則澮之長止於一成十成九澮百成九十澮矣閒於其中者一同九川非一同九澮矣九川復入大川川又有二法矣破壞至此其初意當不其然倘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黄文叔之爲澮也縱横九澮於一同中而川周於其外縱横九溝於一成中而澮周於其外於是溝澮相承矣洫

於何置焉而匠人之制溝必入洫洫乃入澮洫固不可
廢者也不得已乃於一成縱横九溝之上因而重之為
縱横二洫既破其井外之溝又破其溝中之井其說之
不能自全也審矣至近世某甲之為澮也九澮縱横於
同中四面環川於同外井以溝加一夫而為十成以澮
加百夫而為千是皆冒黃文叔之說也溝長一井成包
九洫則冒鄭漁仲之說也其所冒者先已不能自全其
說則冒之者可知矣某乙之為澮也主乎九澮在一同
中謂之同閒而洫閒於兩成溝閒於兩井不用同閒之
側豈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既有東川又有南川川有

二法又豈得謂之能自全其說乎凡六說宋人四近人二其爲之法始於遂溝者及乎澮川必不能自全始乎澮川者及乎遂溝必不能自全其故何也此五者古人所立不能增損故古人成法不能變易欲知古人成法須知古人之文章欲知古人文章須通古人之訓詁如欲變易之則或增之爲六或損之爲四然後更其名號立爲新法以六人之才爲之則亦當有可觀者矣

畎澮異同考

虞書禹濬畎澮距川與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之畎澮兩事也濬畎澮與決川距海連文是治水內事天成之畎澮也曰濬者疏其壅塞明是天成有之爲溝洫之畎澮縱橫施於田閒依仿天成者又推廣之以立名人力所爲故廣深有一定之度天成者則無之矣說文畎作く澮作巜遞增其畫以至於川字皆象天成之形是故く者一水流於谷中之形也巜者水流出谷與他谷之水會而成谿故字从二く不一水之形也川者羣巜所趨字从三く衆水之形也禹貢僞畎傳云畎谷也正義引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胡朏明禹貢錐指云谷是

澗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即禹所謂畎谿則谷口橫截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即禹所謂澮也按爾雅注谿曰谷下又云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於谷中之水又細分節目其所謂澮也溝也與虞書之澮異與考工之溝澮亦異蓋隨事立文義各有當均不相妨也禹於水治之後乃暨稷播漸次設溝洫之制當是時田畝初定不知與斥人之所爲五者皆備否書缺不可考矣然即五者備有畎澮諸名亦自爲一事不與濬畎澮同也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甽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說文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廣尺深尺謂之甽呂氏春秋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甽言八寸則所聞異辭此人力所爲在田間者然田間之甽又分爲兩事一爲百畝行列之甽因以爲田間水道之始一夫百畝中容萬步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則畝廣

六尺長六百尺詩所謂禾易長畝是也百畝則百甽矣陸德明釋文引司馬云壠上曰畝壠中曰甽指謂此甽也壠陂阪之名平地中之高者也有甽然後有壠有壠斯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中則甽故曰壠中曰甽也呂氏春秋曰上地棄畝下地棄甽又曰大甽小畝地竊之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皆言壠中之甽周書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按爾雅田一歲曰菑方言云反草曰菑然則敷菑者以耜發田爲初耕反草之事旣耕去其草矣然後陳其行列而脩治之以爲疆畎此古人爲畎之事也信南山之詩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畫其經界之謂疆鄭注疆畫其界也分其地理之謂理鄭注理分地理也是

故疆之以成井（疆本字爲三畫閒二田言畫百畝之經界月令孟春之月皆脩封疆注云謂田首之分界也推廣言之則國之四竟亦曰疆周官封人職凡封國封其四疆是也）所以別夫也理之以成畝所以爲甽也畝有東南故甽有縱橫順其地理以分之而已矣故左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無顧土宜所謂土宜者東南之宜所謂物而布之者相其地理之順以分畫之云爾此古人爲甽之道也（南畝者其甽橫蓋自北視之畝陳於南也東畝者其甽縱蓋自西視之畝陳於東也故鄭氏遂人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以其甽橫故得遂縱也今北方幽燕之閒有東西畛南北畛蓋物土之宜而爲之據遂人畛爲溝上之道南畝則溝東行故其畛爲東西東畝則溝南行故其畛爲南北此古制存于田閒者然而南畝東畝之名則無能知之者矣）一爲播種行列之甽漢書食貨志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

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爲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爲甽長終畝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夫畝廣六尺甽廣尺畝三甽三尺也餘三尺與甽相閒分高下所謂壠也以長畝平列百行是爲一夫百畝廣六百尺其始也畝一壠蓋百畝百壠今更爲甽以播種一夫三百甽亦三百壠耨壠草隤其土於甽以附根則甽浸高壠浸下屢隤屢附壠與甽平故曰壠盡而根深也古人

甽田芸芓之法畧具於此緜之詩曰迺疆迺理迺宣迺畝鄭氏注時耕曰宣宣發也伐之言發也宣之徇所謂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者與公劉之詩曰既順乃宣順卽理也是爲百畝行列之甽也宣之殆將爲播種行列之甽與夫爲甽者必以耜發田也而發之又必順其地理此理之所由名而一耦之伐謂之甽也故國語云農祥晨正土乃脈發韋昭注脈以爲理又引農書云春土冒撅耕者急發然則農夫之春耕也固通可謂之爲甽與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甽播則壠休歲歲易之以甽處壠以壠處甽故曰歲代處也管子地員篇瀆田悉徙房玄齡注謂穿溝瀆以溉田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余

按甽田即爲畎以播種非引水溉田之謂徙即代處之義與周禮一易之田意蓋畧同是故代田之爲畎也畝三之以畎度畝則畝六畎說文云六畎爲一畝猶云六尺爲一畝也

阡陌考

阡陌田閒之道也亦作仟佰漢書成帝紀出入阡陌食貨志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佰訓故家釋阡陌者皆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惟應劭風俗通具二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應說今風俗通逸之見於史記索隱引在秦本紀中又見朱子開阡陌辯引之朱子之文載王伯厚困學紀聞誤以河東爲河南一證之索隱諸本再證之戴侗六書故引朱子語竝作河東諒哉應氏之說得古人物土宜之義矣天下之川皆東流故川橫則澮縱洫又橫溝又縱遂又橫遂橫者其畛必縱而畝陳於東是故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遂上有徑當百畝之閒故謂之陌其徑東西行故曰東西曰陌也遂上之徑東西行則溝上之畛必南

北行畛當千畝之閒故謂之阡而曰南北曰阡也然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之通義以其義出於東畝蓋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然有東畝者亦有南畝者天下之川大勢雖皆東流而河東之川獨南流河爲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則其畝必南陳而爲南畝矣南畝畎横則遂縱徑亦縱而爲南北行豈不南北爲陌乎溝横畛亦横而爲東西行豈不東西爲阡乎由是洫又縱（洫在百夫之閒故洫上之涂亦爲陌）澮又横（澮在千夫之閒故澮上之道亦爲阡）而川則縱而南流矣河東之川天下之大川也而獨南流故特舉之以爲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之例物土之宜以爲阡陌必具二義而不知

者乃是此非彼蓋亦勿思矣河至大伾又北流則晝畝之法與河東川之南流者同爲南畝而晉人乃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此賓媚人所以有無顧土宜之斥也阡陌之名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而匠人之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繫乎畝與夫之千百命名之事惟變所適亦自然之勢也若夫商君開阡陌說者誤以秦廢井田而置阡陌以阡陌爲非先王之制顏師古成帝紀注阡陌盡秦時商鞅所開也則朱子開阡陌辨斥之矣

阡陌圖

河自大伾以下其三北流

河東之川南流

洹南流

[illegible]南流

南 [illegible]

[illegible]西流

滄南流

[illegible]南流

河自華陰以下其川三東流

說閒

考工記鳧氏爲鍾曰銑閒鼓閒鉦閒人不知其有兩銑兩鼓兩鉦故命之曰銑閒鼓閒鉦閒也余爲說正之匠人爲溝洫曰井閒成閒同閒人不知其溝介兩井洫介兩成澮介兩同故命之曰井閒成閒同閒也余又爲說正之或曰有徵乎余曰徵鳧氏者鳧氏也篆閒謂之枚枚非兩篆閒之謂乎徵匠人者匠人也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川非兩山閒之謂乎抑徵考工者考工也輈人（余以爲輈人恐輿人之誤）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軫爲輿之兩旁木兩輪夾之輪中輻所湊者曰轂轂末曰軹伏兔曰轐

轐上承軫而下含軸軸末貫軹而出之故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然則軫閒爲車之廣也車廣非兩軫閒之謂乎而鄭氏以輿後橫木爲軫非也輪人爲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案兩軹之廣中詘之不及六尺故六尺曰庇軹兩輪之廣中詘之不及五尺故五尺曰庇輪兩軫之廣中詘之不及四尺故四尺曰庇軫若以輿後橫木爲軫則自蓋桯至此二尺二寸耳安得謂四尺以庇之耶周禮闕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則考工者周禮冬官之屬也於是進而徵之於周禮遂人夫閒有

遂遂非兩夫閒之謂乎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諸侯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諸子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朝位非賓主閒之謂乎周禮見閒字盡是矣周禮儀禮皆周公致太平之書也於是進而徵之於儀禮儀禮言楹閒者六而言兩楹閒者七也言階閒者十一而言兩階閒者二也其不正當階閒者二事在士喪禮甸人掘坎于階閒則必見之曰階閒少西明兩階所函之中乃得謂之階閒也在既夕篇俟牀饌于階閒則記必見之曰于西階東明兩階所函者亦通得謂之階閒也鄉飲酒禮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注云射則磬在東

余案鄉射禮縣于洗東北西面注云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言異於鄉飲酒禮無射位之辟故得在階閒階閒於鄉射禮則當射位也是故鄉飲酒禮磬在階閒北面鼓之射磬在東則西面鼓之也言豆閒者八言上豆閒者二一公食大夫禮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所謂豆閒其韭菹醓醢兩豆之閒與少牢饋食禮獻尸四豆韭菹醓醢葵菹蠃醢所謂豆閒亦韭菹醓醢兩豆之閒與其他或韭菹醢或葵菹蠃醢或葵菹蝸醢諸兩豆者所謂豆閒卽此兩豆之閒也言上鉶閒者一公食大夫禮牛鉶羊鉶豕鉶牛鉶所謂鉶閒殆牛羊

兩鋼之閒與言物閒者四在鄉射禮與大射儀射有左物右物左物下射之物也故又謂之下物物閒非兩物閒之謂乎言手閒者一在有司徹主人二手橫執几進授尸尸二手受于手閒手閒非兩手閒之謂乎案二手受者二手執几之外廉下云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者言既受之後乃還其几而縮之移左手以執內廉其外廉則右手執之明初受時則二手並執外廉也賈疏誤今正之言二指閒者一在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注云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則挾矢非兩指閒之謂乎案見二指者指有五其閒非一故必

見之也如六豆四鉶亦以其閒非一故必見上豆上鉶也是故上豆閒者上豆次豆之閒也上鉶閒者上鉶次鉶之閒也二指閒者二指三指之閒也不見三與次者不必見而可知之省文也省文者屬文之法也言建鼓閒者一在鄉射禮謂簜之所在阼階西西階東皆有建鼓簜非兩建鼓閒之謂乎言房戶閒者三言戶牖閒者二言醬湇閒者一言中堂與東楹之閒者一言堂楹閒者一堂楹閒者卽中堂與楹之閒中堂與楹之閒者四分楹閒之一也此五者皆明見兩事者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案設羞於稻南則稻

在羞北稻羞之閒足以容人故下文賓北面自閒坐注云由兩餼之閒兩餼閒者稻與羞之閒也凡儀禮見閒字五十有三皆足以徵余之說以儀禮徵周禮於義爲近以數十事徵數事於證非孤矣

上篇

或問曰禮記七十子後學者之所傳述亦曲禮三千什一之存也而不足以徵乎余曰胡爲其不足以徵也曰兩楹閒兩階閒房戶閒則同乎儀禮也曰席閒則猶之乎言物閒也曰洙泗閒嬴博閒棺椁閒天地閒則猶之乎言房戶閒也曰參保介之御閒中棖與闑之閒則猶

之平言中堂與東楹之閒也曲禮曰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言告與復兩時之閒也其爲時不多故曰少閒也少閒云者猶論語病閒之云言其病小愈在病與復膳兩者之閒也又曰離立者不出中閒言不由兩立者之閒也內則曰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請靧足垢請洗所謂其閒以五日言則兩浴閒以三日言則兩沐閒也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是則兩祭之閒也雜記曰甕甒筲衡實見閒注云藏於見外椁內疏云見外椁內二者之閒也又曰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

皆居閒注云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然則婦人踊居賓主之閒也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朞九月以爲閒朞九月之喪在隆殺之閒也投壺曰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在大戴禮作壺去席二矢半然則所閒者壺席之閒也此小戴記之足徵者也若夫大戴記則亦有之曰士與大夫之言之閒曰玭珠以納其閒謂珮玉以玭珠納於衡璜衝牙之閒也曰三十四十之閒曰河濟之閒曰律歷迭相治其閒不容髮曰戶牖閒曰天地之閒其曰溝澮之閒言夷齊死於其閒所閒者夷齊也其曰父子之閒兄弟之閒君臣

之閒鄉黨之閒言是人適當其閒所閒者是人也猶之乎同閒有澮所閒者澮井閒有溝所閒者溝也其曰反走如食閒言其閒無多時若論語無終食之閒違仁言君子常不違仁求違於不違之閒卽終食之頃亦無之又若左傳不朝之閒實言兩朝之閒有不朝時也其曰不出閭門事在饋食之閒言他皆無所事求所事於其閒惟此而已此修辭體用之別其歸則一而已矣或又問曰虞夏商書皆不見閒字惟周書一見之顧命曰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斯亦不足以徵之乎余曰如之何其不足以徵之也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户牖之閒爾

雅牖戸之閒謂之扆今曰設黼扆牖閒者孔疏云牖閒者窗東戸西戸牖之閒也葢省一戸字猶雜記賓見閒爲見梓之閒省一梓字此屬文之法也若中堂與東楹之閒中棖與闑之閒則其所不得省者也不得省者亦屬文之法也如之何其不足以徵之也問周易余曰惟繫辭及序卦兩見天地之閒而已問詩三百篇余曰余何徵焉然齊風有峱之閒魏風有十畝之閒峱山名曰峱之閒峱之道峱之陽則不在峱山之上可知十畝之閒猶其言十畝之外也是修辭之通語非所當徵者也然既曰十畝則有九閒矣猶周髀言七衡六閒又曰七衡之閒國語言六律曰爲

之六閒謂六呂在陽律之閒斯亦足以徵矣難之者曰不聞孟子之蹊閒乎而亦足以徵乎余曰蹊字之義一見於月令孟冬塞徯徑鄭氏注徯徑鳥獸之道也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路為山閒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然則蹊者獸蹄之所經無垠堮非有一定之跡可睹指者也今乃介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成於蹊閒也曷足異乎難者又曰然則不聞播閒乎余曰播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閒之則播閒亦猶兩者之閒類也難者曰國語田在草閒何也余曰此言草多没田也曰此

非田乎不幾乎閒於草乎難者曰左傳孔張立於客閒
執政禦之適客後何也余曰知客後之別於客閒則知
客閒矣難者曰莊周書支離攘臂其閒何也余曰會徵
武士衆且皇皇爾惴惴爾而支離獨於衆閒攘臂焉云
爾於是難者曰允若時則所謂同閒成閒井閒者其兩
同之閒兩成之閒兩井之閒乎余曰若疑吾言乎則請
爲若徵之於莊周書夫不曰翺翔蓬蒿之閒而存乎蓬
艾之閒乎夫不曰圍於陳蔡之閒而將處乎材與不材
之閒乎夫不曰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乎則請爲若徵之
於國語竄戎翟之閒非邠耶邠西接戎北接翟也居兩

大之間非陳耶陳介乎晉楚也濟洛河潁之間非虢鄶耶其地左濟右洛前潁後河也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朝終則講於會其閒無由怠荒蓋謂朝會之間也夫差闕爲深溝水出商魯之間也則請爲若微之於左傳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曰師出陳鄭之間曰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曰晉師在敖鄗之間曰鄭國介居二大國之間曰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下篇

耦耕義述

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銎以受耒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耜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必二人竝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勢土乃迸發以終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爲畎田亦必用二耜爲耦廣尺深尺之法也地官里宰之職以歲時合耦於耡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於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

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竝也共事竝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鄉射禮大射儀其射也司射比其三耦注以比爲選次其才之相近者疏更推言力之相近瑤田謂桃氏爲劒有上中下三制弓人爲弓亦有三制以應服之者之形貌大小射之比耦也齊其才齊其力齊其形貌乃可校其勝負否則强弱相懸勝負前定何校之有三耦旣比然後作射其進射也上下射竝行當階升堂堂上亦竝行卒射降階又竝行竝行故謂之耦里宰合耦義亦如是不然農夫之耕何與於里宰而必規規然爲之合耦者以必耦耕故先合耦以齊

其才力形貌以一人獨耕不能出力故必不可不耦耕然則耦耕者在昔先民莫不皆然夫固有所受之也趙過之爲代田也用后稷甽田古法畝廣六尺中爲廣尺之甽者三以間於三壠中而播種於甽甽壠歲易而代處之故曰代田瑤田謂禹治水功成乃盡力溝洫五溝之法備於一同同方百里以一澮受一同十洫之水以納於川每一洫受十成百溝之水以納之每一溝受十井三十遂之水以納之每一遂受三夫三百甽之水以納之一夫田百畝爲百甽是甽也爲五溝行水之發端疑自禹始爲之今匠人爲溝洫二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

尺洨尺謂之畎。巷其遺制與。而非后稷畎田之畎也。遂人五溝備於萬夫始於夫閒之遂不及人遂之畎稷承禹已治行水之畎。而於其畎中廣六尺之畝。分為播種之行列。畝三之亦用匠人二耜為耦廣尺深尺之法。故得襲其名曰畎。以閒於三壟中畎名雖同而實則異。行水與生穀不能同也。雖然行水之畎亦有天成人為之異。閒嘗論之說文畎水小流也。字本作く。增之為巜。澮又增之為巛川象天成水流之形。虞書濬畎澮距川禹治水疏其壅塞。故曰濬明天成有之此畎之本義也。已而治溝洫為田閒行水之道人為之故有廣深之度。必始於其水之小流者。故亦謂之畎。

二畎雖有天成人爲之異。然皆行水。皆行水之小流者。異中之同者也。若夫畎出之畎播種生穀。義別於行水。以法同。匠人行水之畎。於是相因命名。此六書假借之義。引伸觸類。不可勝窮。匠人之畎。爲異中之同。此畎復爲同中之大異。亦自然之勢也。且畎田之爲之也。非一耦之伐。初次耕之。即成行列。而遂可播種也。據農書。耕以起土。惟其濬。耕後用耙。惟其細。澤地用耖。令土勻細。再三施功。乃可播種。 雖後世之法。然余疑畝廣六尺。其初亦必盡耕之。不即畫分行列。耕巳然後治以廣尺之法。令畎墢相間。以播種而生穀。倘所謂爲畎者。或亦

宜然。與又耕必用耦。故言耕必曰耦耕。而主伯亞旅之人。皆可以耦呼之。是故耘非必耦爲之。而詩曰千耦其耘。桀溺之耰。摩田覆種也。不必耦。亦與長沮並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農夫相助治田。並可曰耦。並可曰耦耕也。